T2720/222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27

名山藏

臣林 十一

春靖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嘉靖臣六

楊最　楊爵　楊繼盛　海瑞

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正德中進士歷工部郎中嘗銜命督遣山西歸無所賂尚書尚書李燧銜之言最不待奏報還當使復往嘉靖初爲寧波知府攜一蒼頭一敗篋抵官舍旦暮二炊蔬菽而巳褐服布衣浣濯屢矣寧波人美之謂震畏四知秉去三惑不足多也最樸實淳厚而方果不能媚人當道深嫉之其爲政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抑豪右憫惸嫠聽斷訊決獄牘無滯時或矯枉過正人知其不虐無告仁心自然也竟謫黃州去之日父老遮擁大慟也畱其履襪生祠皆穿敝僅掇而已累官太僕寺卿武定侯郭勛以方士段朝用見曰能化物為金銀世宗信之時世宗方病悅朝用欲權委東宮監國自解調攝最上疏曰伏讀聖諭權委東宮監國大小臣工同聞共駭揆厥所繇陛下得一方士欲假之調攝脩養也夫古聖帝明王未有出堯舜禹湯文武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德之功昭然可知未有委于監國自託脩養者也堯舜性之禹湯文武身之

非不知脩養鍊道可以成僊雖知之不可易而學之不可易而學亦不可易而得也不易得所以不輕學夫豈謂堯舜之世無僊人堯舜之智不能僊哉有學僊之術有成僊之人大要所居不同所事自異皇宮內院豈有白日昇天者哉孔子問禮老聃出曰猶龍龍卽僊也孔子非不知老子之為僊不可學也不可學豈可得哉臣待罪僕寺傳聞諭旨始則驚駭繼以感悲犬馬之誠有如周昌期期不敢奉詔伏望皇上端拱穆清恭默思道用純契天以孝格玄保復元陽聲色無邇雖勞萬幾不費一念將不求僊而僊不希

壽而萬有千歲矣世宗得疏大怒下旨曰一杖痛一杖毋脫之時百官皆班朝杖半最死錦衣杖畢數百官跪伏震懼隆慶初贈都御史謚曰忠節最死之明年楊爵復上書

楊爵字伯脩富平人兵部尚書韓邦奇者關西名士也爵年十七欲從邦奇學輓米二石以其一石遺邦奇爲束脩而一石自養邦奇特有所餽爵高庋之至蠹而別自炊同輩問之曰韓公有以食君何不可飽乃勞自炊爲爵曰蔾藿之口而飽貴人食非分也居數月邦奇以老無子故謀妾重行婦意習乳易爲息爵聞入謁曰生始以先生守禮如垣嚴義如城乃媒重行婦卽先生念自絕嗣幾有血侐若是固不如無因辭去去二里餘復反求見曰先生勉矣細行不矜太德終累爵舉進士仕御史兄亡母無侍棄養母母喪廬墓三年自耕而食手推糞車妻饁之清節聞天下嘉靖十九年名起舊官是時楊最以諫死中外結舌其明年正月戊子微雪羣臣頌瑞爵上疏曰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是非得失在幾微間而關人心向背天命去留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制未亂保未危謹微戒暫然後天人交與國祚延長今天下大

勢如入極衰腹心百骸莫不受病大抵兵戎廢弛公私困竭奢競成俗賄賂通行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極重則難反幾失則難濟臣早夜耿耿疾首痛心請略舉所見大要足失人心致危亂者爲陛下言之臣竊惟天下之亂莫大以危爲安以菑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其間積弊至蠹不可救矣往夏及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無禾冬旣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微雪卽止民心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祈惠寧時也而在廷之臣如

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大臣者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極位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也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大惡大蠹也遏蠹於漸止惡於微勳孼戚裔尚得善終乃使潛預政柄益肆以稔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天下國家之錮日深矣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使得所也不得所則怨民怨天意可知已今民勤食不得至於離散離散無歸至於死亡臣近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

南城一郭耳城凡五未知有幾天下郡縣如五城者
千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
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時也而土木之工十年
於此矣工部司屬添設至數十員以一方士之故至
遣遠修雷壇勞民靡費自壓本根此足失人心致危
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相儆如堯兢舜業禹惜陰
湯昧爽文王不遑食武王敬勝怠數聖人所以壽躋
耄期治隆泰熙者無過敬與勤而已陛下即位之初
敬一頒箴勵精圖治今朝儀停廢經筵踈缺大小臣

工朝參辭謝敷奏復逆不得一覩聖容聆天語若是
已久矣天位者非自佚之器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
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所必誅也保傅之職坐而論
道非極選天下不足任之苟非其人猶謂官不必備
今也金紫赤紱賞及方外少保少傅以芥畀迂怪之
徒流品之濫極矣陛下天縱聖資帝之元子若遠師
三五近法祖宗與公卿賢士講治論道則心正身脩
和氣致祥罔有災沴山川鬼神莫不攸寧安用充列
妖誕詭妄之術於法禁之地藉為聖躬之福耶甚非
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者也此足

失人心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臣直陛下卽位之初延訪忠謀矜宥往果一時臣工恃在優容敢干天聽其後言過激切獲罪亦多自此以來懷危慮禍未聞有犯顏直諫為臣救逆心之論者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身亡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言聞身斥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也仲虺稱其不吝不咈高宗令主也傅說告以從繩從諫歷觀古今未有不任諫與拒諫亡者也此足失人心致危亂者五也伏惟皇上念雨雪不可為祥權奸不可為忠朝講不可以不脩土木不可以不止異端邪說妨政害民不可以不罷斥則莊敬日強靈虛遠照宗廟社稷無疆維福亦惟聖子神孫無疆維規疏入上怒甚命械繫下錦衣衛獄杖之畱其疏居數日一再讀擲之地使視無恙復使杖之爵備極拷掠桎梏柙鎖晝夜困苦莫敢疎寬坐臥處血可抔也然其體貌膚偉竟以亡害京師暴風揚塵四塞者二日人呼楊爵風云天子旣怒爵無敢言者其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實論時政戶部主事周天佐上疏曰切見邇者廟災陛下痛自脩省使諸臣實論時政此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乃今闕政尚在忠言未聞則是何故臣

愚謂示人言無如示人政陛下今示人言耳楊爵在獄未見政也古者君立誹謗之木以求臣臣進太息之言以匡君承平之久天子之尊威福之重不少唯諾之滿庭惟多憂危之一士在朝之臣不負此義獨一楊爵而聖怒之下不名小人則曰囚犯夫納忠而名小人奉職而目囚犯欲爲君子端士易所處矣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人主一喜一怒上帝臨之楊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雷霆則既摧折矣萬鈞則既覆壓矣惟陛下思焉上怒亦留其疏命錦衣衛切實杖六十杖有半呼曰皇天祖宗天佐何罪旁觀皆泣下天佐體幹細弱其手梏微寬可自脫守者以鐵鍊貫梏目絕其飲食既下獄三日死屍出雷震民張弼者設祭哭之人曰子於周公故乎曰否吾傷其直也居久之給事中高時劾郭勛不法上逮問有狀加時俸一級巡按陝西御史浦鋐上疏曰伏見給事中時言翊國公勛奸狀陛下逮勛而獎時仰見明威日月雷霆不庇愛臣以屈令憲人心悚動奸惡震匿臣近過耀州入富平察爵雅行忠直儉素棄官養母廬墓終喪不入城市慤誠信於鄉里孝友式其風俗高時所言楊爵先之矣時之進俸非臣爲爵所敢希覬亦

冀察直有狂稍從寬放書奏上復怒徵鉉關中人扶攜奔送至鉉車下不得行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祝曰願天活我使君鉉至杖百入獄七日死天佐鉉既坐論棣爵死獄中頃之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先後忤旨繫繫益嚴東廠使衛士更迭覘爵動靜五日一上奏騎士蘇宣乃護爵有加爵語宣曰獄嚴公亦宜自慮有譖交通已所矣宣曰令公多財吾亦畏之公一身如枯魚獄卒晝夜綑絡若縛虎宣有利耶久之果以通爵見笞而有孤松之僧常自其寺中流涕誦經為爵祈免爵居獄五年從榧牀者書授經

不見困居頃之天子扶箕宮中箕言爵忠臣天子方志神僊之事出爵等三人不數日以吏部尚書熊浹諫營箕僊臺復密諭東廠逮如故廠中貴人徐府謂再逮出密詔不宜宣讀露聞天子復怒府嚴治之於是人莫敢為爵周旋至絕食奪僊淛人章勺以他事繫時從爵授易為爵私具飲食曰以此得罪死不恨爵亦稍稍食勺食獄卒至食爵因食爵與周怡輒不食曰嘑蹴我也劉魁食曰君不死臣臣胡死餒會冬旱上祈雪未應獄吏恐天子急移怒弁絕勺所私饋食東廠更迭覘動靜如故覘者楊棟劊股愈母孝子

也歎曰豈可使懷忠之臣困廹若此白吏曰主上仁
聖無死三臣心郎死三臣固宜肆之市朝豈餒踣瘠
室中幽公等手乎吏悅稍弛禁復得食居二年三殿
災天子復有所見傳詔急赦三臣者爵得歸爵前後
繫獄七年矣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乃自爲
墓誌未幾卒隆慶初贈光祿卿萬曆中以禮部郎中
于孔兼言賜諡忠介天佐晉江人少讀書貧苦其父
熏煙導氣以辟饑寒既仕不改守平居溫恂無戟級
所口講神注皆當世志士賢人疏之上也衆盡危之
天佐對客食笑如常鋐文登人磊落光明爲政豁潤
不苛細所至民懷初知洪洞縣有聲爲御史亦養母
家居以薦起其下獄也守獄之卒無禮者爵不能堪
鋐曰吾儕遭此大難文明柔順當學古人爵心服之
二子之卒也爵爲天佐作傳鋐作墓誌楊魁泰和人
其坐繫也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魁舉人也仕州
郡二十年許所至植風節斥邪異上疏時年五十餘
矣怡別有傳去爵十餘年又有楊繼盛

楊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國初徙小興州民避
虜乃爲容城人繼盛七歲母死其庶母與其同産兄
夷之於牧豎繼盛從牧所授書學且牧久之補邑諸

生讀書僧舍借月爲光寒冬行汲手凍屬綆下無襦
逺屋行自溫居亡何寺僧大病疫同舍生皆亡去繼
盛獨爲爨食醫藥僧以愈久之舉進士授南京吏部
主事兵部尚書韓邦奇者善樂律皇極河洛天文地
理兵陣之學繼盛從邦奇授樂三月自製樂器琴瑟
簫管塤篪合奏之諧若一邦奇驚曰子學樂五十年
得其數耳子乃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樂其在子矣
又謂曰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備五音七聲而成一
調何如繼盛退凝思廢食寢三日夢大舜授以金鍾
曰黃鍾也醒而悟中夜起製管明日管皆成邦奇大

服更盡授以其他學皆偏習焉嘉靖二十九年虜俺
答大舉躪京師南中議發兵入援無敢行者繼盛請
前會虜亦退其明年改兵部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信使之鸞驕而内實
怯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鸞主之議遣繼盛繼盛
上疏條論十不可五謬其辭曰竊惟胡虜悖逆天道
大肆猖獗犯我城闕殺我人民擄我子女焚我廬舍
驚我陵寢辱中國極矣臣在南都冠髮上指恨不能
翅舉剿賊用報國讐陛下赫然震怒選將練兵刻日
興師列祖在天之靈亦用相慶臣至都下見俺荅求

開馬市書嫚亡狀竊意上觸聖怒師以益急會議廷臣乃竟許之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歎竊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虜素賓服尚不可言況今虜嫚漢和乃先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一矣信者人君大寶匹夫匹婦尚猶重之往歲北伐詔下天下內嚮聖意日夜征繕以助發憤忽更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天朝堂堂下與犬羊互市不念冠履乎損國家威重其不可三矣四方豪傑日夜磨礪長技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聞開市謂國家忘之異時有急欲復號召誰肯與起隳豪傑効用之思其不可四矣去年之變以武久弛今雖豎孺童子亦講練兵事此機旣動兵將日強若又弛之人知無益而還自惰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宣大人民攜貳已久往私通虜邊吏猶得法裁之今則不禁是導之也開邊方勾結之門其不可六矣數年以來水旱征役人人思亂厭於國威尚不敢肆若謂縣官慴而奉虜肢體之不能治何捄腹心開百姓睥睨之端其不可七矣虜深入我不敢逆一矢猶謂卒無備備矣互市終之尚謂我有人乎長犬羊弱華之心其不可八矣虜毒浸不常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負約不至至矣因而

伏兵猖獗撞關突入或今日交易明日入寇或入寇矣駕委他部落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此皆事之不可知者生胡虜啓疆之狡其不可九矣胡馬有竭我帛有終歲出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彼馬竭而我帛終胡以繼之短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爲謬說以欺陛下者五不過曰吾外縻以市馬而內修吾武夫虜性巳饜開市之後或別有請許之再有請又許之請之不巳許之不能有名在彼失信在我是名釁也吾內自脩何縻於外縻而不脩乃自縻也此一謬也曰虜得肆掠爲多馬也藉吾市以損虜馬多馬在我夫市馬非用之耕稼用征虜也虜和不戰將焉用馬若求壯馬寄牧之費不益滋乎如其損弱不日斃耳此二謬也曰初市許馬漸而馴之可以許貢夫今日之貢與古所謂咸賓來王異賄耳市則借馬而稱償貢則徒手而望賜是市馬小獲而無名開貢有名而大損市且不可况其貢哉此三謬也曰虜雖犬羊亦知有信旣許其貢必不侵邊又非也虜種日繁開户仰中國爲衣食利市馬之利足飽虜乎彼非義士孰肯甘守小信没齒餧死卽有覊縻係一二年耳三年之後何以

處之此四謬也曰佳兵不祥與其動衆不若休吡夫敵加於已出而應之舜之征苗文之遏莒湯伐葛伯高征鬼方若謂佳則皆佳也然而甚祥譬之人身四肢癱疽毒日内攻憚用藥石侵尋以斃乃不祥也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者舉朝臣工皆知之然而莫敢致非者何也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其人内追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虜之重勢内迫國家之深恩則圖俾我安以見效外慴虜之重勢則務中彼欲以求寛公卿大臣止之則身任其責而身危聽之則人任其責而身安陛下誠振獨斷發明旨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勒燕然之巔竿俺答之首示功威天下萬世疏奏上初覽而壯之侯鸞聞大恨密疏自解上下八大臣議八大臣唯唯上意乃中變下繼盛錦衣獄置訊至折指出臣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者臨洮山中縣也其民雜夷多習番經不通儒學繼盛簡茂異子弟百餘人聘教授教之鬻所乘馬及室中婦服裝市民間重賦地二千畝倣古井田割授其父兄使畝入粟給筆札婚喪之費居二年吏人愛之呼爲楊父而虜數敗約入寇鸞奸露罪至族天子思繼盛言一歲四遷官爲兵部

員外郎繼盛中夜起歎曰上知我矣曷用報是時天子居西宮相嚴嵩竊外柄中外慴莫敢言繼盛齋三日具疏極論大意謂臣先因諫阻馬市不死蒙恩居兵曹曹以討賊爲職賊不專胡虜凡心離君行害社稷者皆名賊方今外賊無過虜內賊無過嵩嵩賊淸虜賊遁矣去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又冬〻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兼諸道地震日月交食之變應皆在嵩因力陳其十大罪五姦謂陛下待嵩出於至誠嵩事陛下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欺至誠之心無怪墮其術中不覺也破嵩五姦十罪立見陛下忍割一賊壞害宗社臣前謫邊方道路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幸今復職一月非不知與世浮沉可僥倖報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顧狂直之性生天忠義之心癢內每恨壞國家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舍此不言更無可報陛下不信則請召裕景二王面問之寘之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胡虜前聞鸞殛繼聽嵩誅且畏陛下聖斷知中國有人豪傑必出功賞必明三軍之威不戰自奮是時上春秋高惡厭言儲貳裕景二王久不相見而繼盛疏引之則大怒下錦衣獄置訊獄使搒治甚急搒折木問誰使者繼

盛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當此之時嵩黨彌朝盡忠在己豈待人耶若能使人將自為也獄使復夾繼盛出脛問所以引用二王故繼盛曰奸臣誤國能欺主上必不能欺二王二王年幼嵩雖神奸必不隄防譬如家養蒙蔽主人未必盡不知其主人子二王不時親主上上親之時時召問二王言矣獄使曰此可聞上耶具獄上詔杖繼盛百送刑部擬罪郎中史朝賓比奏事不實者律尚書何鰲謂朝賓更有一比盍思之朝賓曰則有減於此者鰲自比詐傳親王令旨律示朝賓朝賓不可持之數日鰲曰事急矣雷霆不測如君所執固當立俱靡耳盍以待後解侍郎王學益曰子徇名予老矣廼比詐傳親王旨絞以草授朝賓而賓於草末稍稍論抹上猶責鰲黨護降其俸一級而朝賓坐謫官降三級也鰲者嵩門生學益嵩親也朝賓晉江人以孝友著名仕至鴻臚卿繼盛居獄三年冬月晦當行刑妻張氏上書曰臣妾夫繼盛先以諫阻馬市預折仇鸞奸逆聖恩薄謫旋鸞敗一歲四遷臣夫湔洗之後銜恩感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不意誤聞道路昧發狂言陛下不即加誅曲從吏議杖後入獄筋肉斷腐膿血腥臊死而復甦者數

年荒家貧不能給口皆妾紡績織屨以續獄食妾仰
惟陛下方頤養天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
豈惜一迴日月下照覆盆若謂罪重不赦願斬妾首
以贖夫生不報而是時倭寇大犯江南都御史張經
御史李天寵以養寇坐論死行賄於嵩求與繼盛同
奏冀天子尚無意誅繼盛疏入遂一時死西市其妻
亦遂同日自縊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繼
盛笑却曰膽吾自有何必蛇也既入獄吏屏去藥食
無所愈瘡乃自碎磁碗剜刮臀腐腐深不可剜復夜
自貫綫鍼臂刺七截筋獄卒手燈幾墜曰關將軍斂

酒刮骨尚使人公乃自為之繼盛瘡愈其左足短三
寸所止舍卑濕視獄者應生改燥焉而王學益恚應
生之人也詈元宰若詈敵卽不遠令苦地下亦令苦
地上而更相席哉乃應生旦夕候繼盛自如冬月囊
三木朝審長安市上觀者數千人爭一識其面中貴
人餽勞不絕歎揚公天下義士競罵相嵩也將刑刑
部郎王世貞求捄嵩門生司業王材材見嵩請嵩曰
吾行當捄且卜之材曰公卜之鬼乎抑人也人則奚
卜卿胡楨鄢懋卿嵩子世蕃曰不可養虎自遺患繼
盛死人莫敢視其喪世貞與吳國倫徐中行宗臣朱

天球經紀其後事而世貞尤慷慨繼盛死地震累年
其後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相繼論
劾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肅帝悟而止又七年
肅帝用御史鄒應龍言逐嵩戍世蕃嶺南又二年御
史林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嵩出食於
人以死莊帝登極追贈繼盛太常少卿賜諡忠愍與
祠精忠夫嵩之不獲沒也非養虎之患而自有患也
去繼盛十餘年諫者有海瑞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自其爲舉人時則上書言其本
土兵事謂瓊州一府穎獨海中其地綿亘二千餘里
黎岐中盤州縣旋外譬之於人黎岐心腹州縣四肢
黎岐爲寇心腹之疾也古先王治夷狄寇亂征討去
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地若瓊之黎岐與州縣百姓
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峻嶺叢林彼之
出入往來自有坦路自國初以至今日戍守整飭之
費姑且未論若弘治十四年則征昌化縣黎矣嘉靖
二十年則征陵水縣黎矣二十九年則征感恩縣黎
矣興師十萬餽餉以數十萬動以三四年之力然竟
不能使黎寇讋服劫村殺人無歲月無有臣生長於
瓊飫聞黎患痛瓊民歲月罹害虛費兵糧迄無一臣

爲地方長久計以紓陛下南顧之憂者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自瓊山縣轉西歷諸縣至崖州計程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諸縣復至瓊山縣計程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以圍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而黎岐盤據其地不過方四百里而已區區方四百里地自國初至今日害我赤子如此之毒費我兵糧如此之多文武二臣無一人竭力盡忠爲瓊遠計爲陛下當事者是以黎寇移去大兵一退旋耕其田旋處其地生長積聚旋又寇害若使兵後再

計開通道路設置縣所城池峙其中開則犄角形立蠶食勢成日摩月化無復黎矣夫黎人所居皆寬廣峒場膏腴田土非得其地不可耕而食也諸黎有輸賦役者有習書能正語者非得其人不可畜而使也向弘治中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大征嘉靖先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鵰勦年年守戍談之曰地險土惡勞師無功藉口聖王不治夷狄之說皆苟祿偷安不爲陛下當事者也今距大征僅三歲許黎人尚懷我威遺黎尚未生聚開道立縣正惟其時惟陛下勅下兵部使兩廣撫按熟計之卒不施行一再落第便就授

南平教諭曰豈必甲科乃行所學哉旣至御史行縣
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瑞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
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體兩訓導
夾瑞而跪瑞立其中時語之筆架博士瑞教諸生以
古聖賢道束脩餽遺盡卻去上官始怪之後知之反
加禮踰等遷淳安知縣所以爲縣革去常例之無名
者俸薪外不取絲粟僮僕出縣舍艾楚中林吏胥公
事畢各還家爲農治生從其本業共治縣精詳凌雜
煩屑無不明清至於丈量之則兵陣之法濟饑之物
草木之實悉出示民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子還自父

任索驛夫不給倒懸驛吏傳亭下瑞曰胡大人清廉
無二出教當其行縣時屬官不得侈帳具續食今其
裝重甚盛必非胡大人子發裝金數千納之藏馳告
宗憲宗憲無以罪也都御史鄢懋卿以總理鹽法行
部攜妾自隨妾裝五綵輿十二女舁令長跪上食厠
飾文錦溺器用白金至瑞縣供帳甚疎言邑貧不能
容軒蓋請遂行懋卿怒甚故聞其發胡總督裝歛威
去瑞之言曰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一事不
理皆知縣責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
屬過客鄉士夫吾昆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

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若謂不可認眞認眞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以鄉原自待以鄉原待人棄吾子姓欺吾昆弟莫甚焉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悅鄉士大夫與士子者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開也曰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紙一發惠私一人害千萬人不可發也夫絹出於桑糧出田畝朝廷取民不爲厲也加派增賦動以朝廷爲口實爲欺與謗抑何甚哉竊見今天下人才嘉靖不如正德矣正德不如弘治矣

弘治又不如成化矣先朝待士以薄今以厚也待士以薄非薄士也重道義不重勢利雖有餽遺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勢利之心輕待士以厚非厚士也勢利矣士子未出門而勢利之心先生及得一官何所不至然則先朝待士之薄乃厚士也今日待士之厚乃薄士也夫所謂待士之厚者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取之民而已昔之士子勢利之心不生故人皆得殷殷屯屯今之士子生其勢利之心較之昔人居官所得十百千萬然則小民之多困憊士大夫多富足致之也士生先朝何幸遇待士之薄使已無媿於士

民生今日何不幸遇待士之厚奪其衣食日就困憊哉瑞居淳安三年遷嘉興通判矣與同時爲慈谿知縣者霍與瑕亦粤人其清鯁不屈類瑞鄢懋卿嗾巡鹽御史劾之瑞與瑕俱落瑞以故秩調興國治如淳安擢戶部主事是當世宗末年既至上疏曰臣請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以求萬世治安臣聞人君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位任至重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責之臣工使盡言也過爲計者乃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治矣不治憂之主明矣不明危之將無使人眩瞀莫決趨舍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過曰過披肝瀝膽以忠憂危昔者漢臣賈誼陳策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謂未也夫是非愚則諛夫漢文帝慈恕恭儉有近民之心多未遑之理不究所不勉以安且治當之所名愚也不究所不能以安且治頌之所名諛也陛下英斷睿識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何有漢文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辨分除孔廟之像立啓聖之祠瘞斥元世祖於國門之外宦官外戚悉奪其權天下忻忻仰大有爲謂太平之治可指日致然文帝能充其仁性節用愛人一時民康物阜粟陳貫朽三代

而後稱爲賢君陛下銳精未久妄念牽惑反剛明之用馳空蕩之思想望長生一意脩玄土木興作至二十餘歲久不視朝法弛名濫二王不相見人謂陛下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謂陛下薄於君臣淹留西苑不復宮居人謂陛下薄於夫婦隔弁屢臻（隔弁出漢書）盜賊滋熾吏貪民困賦役煩增萬方則効破産禮佛至於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卽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然而世俗世論尚未清明則陛下不及漢文遠甚天下之人不

直陛下久矣陛下過舉羣臣謬順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室造宮工部則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則旁求四出愧心餒氣前有諂辭以頌陛下退有後言以從陛下君是者臣以爲大欺夫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以不事事敗有不足當陛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賤薄臣工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詳審撓亂政事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陛下是己拒諫執陛下一二事之不當億陛下千百事之盡然陷誤陛下終於不釋諸

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
君長勞今日之謂也陛下之誤大端在脩醮夫修醮
所以求長生也臣聞自古聖賢脩身立命順受其正
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之
士自漢唐宋至今存全陛下尊陶仲文號之爲師仲
文則既死矣其身之不能謀陛下獨何爲求之至謂
天賜僊桃藥丸怪妄尤甚臣聞伏羲御宇龍馬圖河
大禹隨山神龜書洛天不愛道實有此瑞九疇八卦
顯之聖人開示天下猶日月星辰昭布森列焉可誣
也宋眞宗獲天書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
書也桃必採乃得藥必擣乃成茲無因而至有踁行
耶云天賜之有手授耶陛下玄脩多年靡有一獲左
右奸人揣逆聖意投桃託藥以謾長生理之所無斷
可見矣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
汝心必求諸非道近觀嚴嵩遜陛下者也而平居貪
竊戶部尚書梁材逆陛下者也而歷任有聲然而在
位諸臣尚鶻突依違寧希嵩之順不敢效材之執者
陛下所爲有以牽制其心也陛下誠翻然悟悔日旦
視朝與輔宰九卿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
年君道之誤置身堯舜禹湯文武之域使諸臣亦洗

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臯夔伊傅周召之列明良喜起吁咈都俞重四民舉富教端士習清仕路裕邊儲蘇斂困久任將吏選練軍士内之宦官宮妾外之癃恩叙勞多有無事而官者上之内厨内庫下之寶物貨賄多有無用而積者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節省閒爾宦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諸臣必有爲陛下言者矣諸臣言之陛下行之在一振作閒爾陛下爲此非勞也九卿總綱百職分任諸撫按科道糾舉清肅于其閒陛下持體而稽要焉如天運於上四時六氣各得其成無爲之

恭也天地萬物合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熈物泰薰爲太和陛下性中眞樂也道與天通命繇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此理之所有可旋至立效乃懸思服食不終之餌鑿想遙興輕舉之方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求之終身而不得大臣持祿外爲諛小臣畏罪面爲順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伏惟陛下反情易嚮留神省察帝故自比堯舜以堯名齋而瑞謂其不及漢文疏上大怒抵之地已又再取讀太息自悔留中者數月始帝怒時拍几叱咤一日撻諸宮婢宮婢囈曰皇帝受詈海瑞

而洩忿我輩帝密訪外誰與瑞同商者同官見瑞皆避去宦者黃錦以恭謹幸上問海瑞何如人對曰瑞自知謗觸當萬死訣妻子待朝次鬻棺一具俟入木而已顧其人剛直有聲居官絲粟無所取上亦爲動曰忠哉是臣可比比干第朕非紂耳是時天子春秋高惡言立太子事其春移疾西苑數月煩悶不樂因名大學士徐階議内禪曰畜物諫朕是也顧朕老矣安能視朝如曩時階力諫止亡何手筆瑞奏詈主毀君送錦衣長繫之上有旨皆名瑞畜物然心知瑞切直無窮治意錦衣讞上刑部比子罵父律當死竟留中郎中何以尙者上疏訟瑞帝怒杖之百下獄錮亡何上崩莊帝卽位以遺詔出瑞復故官累遷至僉都御史撫治蘇松命下賍吏望風解印蘇故有監織太監出昇八人聞瑞至去其四吳中有顯者赫第居一夜黜之瑞爲政一以通民隱抑強橫爲主訪知民間產業多被鄉官白奪裁抑過當吳中刁民訐告紛然鄉官亦自退出還民於是諸大家絕不便瑞給事中戴鳳翔論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瑞言蘇松四府鄉官賢者固多厲民致富殊不爲少小民怨詈非一日矣臣巡歷所至告訐紛紜尋求其故皆曰今而後

得反之也鳳翔不考厥初論臣今日謂民爲虎鄉官爲肉不知鄉官二十年爲虎小民二十年爲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民原有之肉先奪今還先奪其百今償其一臣恐鳳翔居鄉亦是此等鄉官也若臣之罪殊有可言臣任官九月矣賦役不見均平軍兵未聞強壯禁誣訟而訟未息禁靡俗而俗如初謂扶弱而貧者自貧謂抑強而富者自富鳳翔誣臣小而忘臣大營營止樊臣誠懼焉吏部竟因吳中諸公不便瑞調瑞仍以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瑞上章求退復言言官論臣皇上不加罪責復得遷秩臣蒙聖恩廣以大矣臣竊謂今日皇上有銳然望治之心而羣臣絕無毅然當事之意苟且因循排獎牽制動自諉曰時勢則然哲人通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臣兩經論劾衆口呶呶臣尚執是實見得是也孔子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總督巡撫大小不同施之有政則一臣尚欲以身爲障回既倒之狂瀾以身爲標開復古之門路蘇軾有言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爲臣日夕念之但任事在君臣季契尤在年力精強而臣則衰矣惟聖上賜臣歸休永終田里臣再有言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爲竭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考

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仍
勑繼臣之臣勿以臣受謗輕易臣事勿謂鄉官過客
口大難犯不可不原小民口小不得上聞不行體恤
仍勑閣部大小臣工不得如前虛應故事挨日待遷
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
合俗事必認眞閣部臣之志趣定而後言官之是非
公閣部臣若以狥人爲是不然臣言是庸臣也是不
以堯舜之道事皇上也宰相奉行臺諫風旨多議論
少成功皇上何賴焉宋胡銓告其君曰詩云勿聽婦
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皇上勿聽之可也亡

何解任瑞自始仕至此凡三十八年日食餼蔬冬不
具裘韜穿至一再葺家居累被薦萬曆中大學士張
居正有意深求海內正直之臣私授意巡按廣東御
史摭督之御史直至山中視瑞瑞殺雞食御史無他
饌御史歎服去居正死上特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未
至尋以爲南吏部右侍郎時七十二歲矣卽日就道
客或勸曰盍姑辭瑞曰凡辭而進者爲名耳老臣耄
矣受天子特達之知當有特達之報豈嫌以犬馬餘
齡避帷蓋恩哉既至官歲餘治如其平生居頃之疏
治安之要大要謂欲安百姓當先守令欲督守令當

嚴貪墨今貪吏滿載論劾不止蓋起於改枉法贓八
十貫絞律而從雜犯不威刑無以懼淫太祖高皇帝
時有剝膚實芻之誅以嚴大墨而先臣霍韜嘗議復
枉法律絞之條請今倣為令因歷舉時政責備司道
撫按以及內閣六部諸臣而總歸儉德於天子雖天
子亦難之瑞所言復枉法律蓋極言貪吏之當威論
者遂謂瑞欲以新國重典行清平之世有二御史劾
奏瑞不近人情極詆為奸進士彭遵古諸壽賢顧允
成皆駁二御史言不是保舉瑞坐褫職為民瑞竟以
南右都御史卒官年七十四亡子賜祭葬居久之左
都御史吳時來卒而得謚禮部郎中于孔兼言時來
早以論劾嚴嵩杖戍顧其晚節不終不宜予謚謚宜
瑞遂賜謚忠介瑞平生極服孟子鄉原之論嘗謂聖
賢之教欲人得其眞心率眞心卓立俗表聖賢也昧
眞心自餒浩然鄉原也今天下人心患入鄉原最深
其所謂僻行奇節蓋古中行之士而稱賢士大夫善
游世儕衆者乃鄉原也作嚴師戒自箴曰師名神立
腔子下而誨之瑞而不知之乎天與而完節而當完
而心毋疚中餒氣毋矜能諱鍼毋外為彊舌而內媿
影衾毋洶洶易操而末流靡淫毋質冤參裳媚恥于

中襟母妻妾宮室動念而自底陸沉有一於此不如鹿死之音葉春及者嶺南名士也莊帝初嘗上萬言書平居爲瑞主祀之凡事禱而後行

郎曰嘉靖之朝諫者三楊爲戚其季則海瑞瑞上疏時予方爲童子里巷皆言瑞名夫四君子者其平生所學有不苟然者矣豈一時慷慨烈丈夫已哉瑞巡撫江南大不滿吳中巨室之口王世貞爲作𠑽中丞詩而于孔兼爲瑞請謚固吳人也蓋瑞意則善而江南刁狡要未易與爲𠑽爾王世貞𠑽中丞詩死事易咸事難君不見𠑽中丞披龍鱗食馬肝萬死不死脫狴犴胸中無黑白止有徑寸丹中丞未下馬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出來照我中丞既按部安得中丞與白日俱向暮中丞嚙貴豪不能令貴豪劫弱民但縱饞口猜猜中丞寬租稅不益田家饘粥但飽吏胥腹小家累乾餱日日寫訟詞大家不得寢金錢米帛出參差一分𦬆吏胥一分與小民一分充鍰贖從此轉無涯訟師人人富但恨無十腕兩腕指節痛吏胥人人富但恐作富人後來小家訟小家人人富作富不得均展轉自爲鬨江南百萬戶戶戶流且訴生不愛氷與雪但愛得雨露中丞自廉亦自𠑽百損不得希一益咄咄哉齊文宣未可忽龍逢比干非俊物

曾銑　楊允繩　沈鍊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八年進士授長樂知縣召爲御史按山東遼陽三城軍士作亂窘辱撫臣縱火散囚閉城拒命世宗聞變震驚下廷臣議謂曩歲大同殺撫鎮官茲又效尤不伐罪討叛無以懲惡銑疏

乞原宥以安邊鎮上得奏喜曰眞御史也一任處分朕不專制銑單騎往諭朝廷恩威三軍歡聲動地曰御史生我矣反側漸寧銑簡任韓永慶等指授方略不閱月三城倡禍者率就縛餘安堵如故具上其事廟堂上銑功陞大理寺丞稍進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二十一年秋虜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遣奸細小哈兒窺覘道路銑奏築新城以阻之二十四年山西廵撫缺廷議上銑名上曰朕知其人是嘗平遼亂者詔報可銑至大修邊牆添製火器虜攻淨圖峪率兵平刑以堵西突虜入鵓鴿峪直趨廣靈以

防北衝虜不敢近邊者二年明年秋虜寇陝西三邊督撫諸臣一時被逮總督難其人上以屬銑遂兼程往時賊十萬騎繇寧塞突入銑曰虜糾衆來當攻其所必救遂命中軍參將李珍率勁卒搗其巢穴斬獲首虜百一十有奇竿以示虜虜大懼遁去銑復計曰醜虜頻年內侵如蹈無人之境今驟聞巢穴有急倉皇遁去不料我師邀其前也親督將上晝夜繇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擊之黎明虜見大將旗鼓相顧錯愕遂大潰斬賊級百八十生擒一人奪獲達馬夷器無筭邊人謂近年未有功而銑不以捷聞御史勘功始

奏曰曾銑志吞月蝟威震天驕博帶臨戎潰把都河數十萬之虜單騎出塞搗跨馬梁數百里之巢克壯厥猷懋昭偉績且有功不伐尤邊臣所難詔以銀幣重賞之明年復以出塞斬虜陞俸一級賞銀幣有加銑感知遇益思圖報念套虜爲中國患苦乃上疏曰臣聞夷狄叛服無常中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幾杜漸防微皇上法古憲天文事武備曠世莫及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大寇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要領與臣竊計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艱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不知抽薪外患未已也謹按河套古朔方地是南仲所襄獫狁衛青所取河南張仁愿所城受降之界也高皇帝驅逐胡元遠遯漠北文皇帝六龍三駕悉犁虜庭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但界限河套已哉後以東勝孤懸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爲守乃區區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

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士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住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志欲復之而未逮武廟方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京甸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毒生民一統故疆三邊沃壤頃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浸淫虛耗日爲中國之害天心撥亂將待陛下陛下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用凡所以攘卻外患保安兆民者至矣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興重務也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志在滅胡常懷憤激今親履其地目覩此虜跳梁三邊危殆切齒痛心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不與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壯猷何復讓度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哉伏乞勅下廷臣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詳議可否然築邊之議數十年之謀耳若復套之舉則振武揚威盡殲醜虜驅其餘黨置諸漠中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可保數百年不

敢輕肆侵軼是猶大禹治水以海爲壑水歸其所不
至横流此社稷之至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因條爲
八事上曰虜據河套久爲内患連歲深入全陝荼毒
深軫朕懷逐虜復套前此邊臣無有念此銑奏具見
壯猷兵部許久題覆迄無定見其令銑督同各邊撫
鎭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畧銑復條上十八事
兵部覆題上曰朕軫懷套虜有年矣念無任事之臣
耳曾銑前後所上方畧卿等旣已看詳便會同多官
協忠定計來說銑知上倚注方深晝夜講求滅虜策
演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
入套攻擣虜近塞駐牧往來侵掠居民不能樵採銑
出擊之斬首二十七級生擒脫脫虎一人餘虁矢石
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以千計虜十萬騎自寧塞
入犯延安慶陽保安諸處掠男婦八千餘人銑遣參
將珍夜出塞刼其營帳斬虜首百餘級自是虜聞銑
來皆囓指多移營渡河矣此時仇鸞爲總兵驕恣悖
逆陰洩事機銑劾其違法撫按亦上章交糾詔械繫
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賂世蕃并揑危
言搆銑并下理官羅織成獄臨刑西市天下寃之隆
慶初給事中辛自脩御史王好問疏列銑志在立功

身遭重辟至今無問知與不知皆深痛悼詔復銑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謚襄愍賜祭葬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改兵科給事中屢言事庚戌秋虜犯京師朝命招募民兵允繩往河南上四疏皆切時政嘉靖季倭薄松江城鄉民投入城者萬計官弗與入允繩方在告詣府推官吳時來責之時來因請巡撫計出鄉兵引賊於遠入鄉民三日夜乃盡允繩因促駕上京師疏論事曰切見海寇爲患皇上遣將出師三載矣督撫將臣數數易置茲復侵犯南都逼薄城下臣觀事勢未

有底定之期今江南諸將縱橫潰亂率兵浪鬪陡遇賊險自相蹂踐全軍覆没當事不察咎端動請增兵增餉臣聞爲將之道曰制曰法曰謀將不得人則法制謀三者不備三者不備增兵增餉夫復何益臣又根極本源弊有不專在外者誠以近日督撫之命不能行有司夫督撫之命何以不能行有司也緣督撫在外其於京師要路具有例金凡到任謝恩挾帶饋送禮名曰謝有所題請白送副封將以儀物禮名曰候歷任頗深營圖更推或地方有事別希脫任或有罪求彌縫或失事求掩覆如此饋送數復不貲皆於

有司乎取之旣取有司入其牢籠則何以責行命也臣痛心疾首不能已言清源正本惟在廷大臣是望伏乞勅下閣部當事洗心滌慮正己奉公割絕朋昵之私汎掃苞苴之習以弘濟時艱共紓民難肅皇帝躂之允繩疏蓋指相嵩光祿寺有丞胡膏者於大學士呂本爲親家貪汚不飭允繩嫉之允繩與御史張巽言巡視光祿言膏收鵝混同子老僞增物價至數百金劾膏過當請從嘉靖初年馬謙盜內府贓物例罪在可殺下法司嚴問膏言玄與隆重臣不敢不敬備物子鵝嫩小故全收老鵝其他諸物允繩憎臣揀取太精斥言齋筵之用取其可耳何必爾爾允繩自欺謗玄脩誣臣增價上大怒詔錦衣並逮膏允繩等送鎮撫掠治獄上上調巽言膏外任特詔論允繩死繫獄居五年星隕如雨占者言咎在臣下不忠遂出被刑是爲嘉靖三十九年允繩死而天下寃之穆宗元年追贈光祿少卿予祭蔭膏外調貪益甚居鄉復暴横用他事發治有司都給事中李用敬論劾膏抵命允繩有子應祈因父繫獄誓不應試亦以憂死

沈鍊字純父㴱人以進士爲溧陽令伉御史調茌平以憂歸起復爲清豐其治專搏擊豪貴衛護窶弱民

錦衣帥陸炳聞其賢求得爲其衛經歷甚重之鍊嘗從客至嚴嵩子世蕃所世蕃方與其客給事中貴人猥飲虐客備至世蕃每飲客強不勝者飲不飲者汎酒大濡之或取其頭上冠爲鴟夷諸給事貴人不敢拒每集宴或膺絮袖灰而備濡也是夕也鍊無所見忿反取世蕃所手酒灌入世蕃口陽爲好戲嘉靖廿九年虜闌入塞都門燹火明大內天子坐西宮甚憂虜獲我中貴人不殺齎書請歲以三千人貢甚嫚天子御便殿出虜書示相嵩本命禮部尚書階會羣臣予筆劄所見孰計貢不貢孰便羣臣相視莫敢先國子司業趙貞吉前曰是不可筆恐其中多腐儒選生多筆貢公等視鞮譯之館幾何歲得充三千人耶虜爲已道震驚宮闕不并作追逐而畏其虛聲何異城下盟若吾君按劒而怒出內藏享士醳言臣旌功將虜且如鳥徙簡討毛起曰不然事急矣姑假貢寬之而後徐備戰一以爲守不亦可乎貞吉前對起爭論鍊從人後出贊貞吉辯爲侵語吏部尚書夏邦謨旁目之曰是何小吏刺促不休鍊前曰錦衣衛經歷鍊也卽小吏顧大吏不言小吏言耳議罷羣臣皆予不貢者而會天子怒本兵不戰收尚書丁汝夔侍郎楊

守謙論死西曹虜亦旋東去鍊復上疏請得當一面
以萬騎護陸昌平萬騎防餉通州號召勤王之師十
萬鼓而擊其惰歸必大捷疏入不報先是虜至丁汝
夔蓋請戰於嚴嵩嵩曰是在輦轂下戰之不捷不可
掩也以故汝夔閉城守及天子召誅汝夔急嵩曰無
辯當秉間為上請汝夔守謙信之行金於嵩嵩雖無
所得為竈而邊塞大帥尚慮有不測無所冀解多行
金媚嵩鍊以道傍目扼捥之矣一日過張丞所酒半
及嵩慷慨泣數行下乃具嵩貪狀十端入奏請以為
戮併劾邦謨通賄嵩已異同皆當斬詔鍊昔廷議諠

譁無禮又誣指大臣為名廷杖數十謫田塞外當宣
府之保安保安父老俱來為鍊假助薪米遣其子弟
受學歲餘饑鍊為糜食餓募人收百里內殍瘞之保
安人益服鍊數數從鍊罵詈相嵩鍊亦追憤隨聲以
為常鍊束芻為偶人三象嵩與唐相林甫宋相檜射
之或時馳馬居庸關下南望戟呼罵繼以慟哭人皆
目鍊狂巡撫宣府大同都御史素恇怯虜來不敢戰
俟其去縱吏士夜取死人首或徼死被虜人上功掩
敗鍊憤數露書責誚都御史後來者都御史楊順御
史路楷嵩客也楷至投嵩為乾子是時趙文華方得

罪嵩父子慮上疑彌縫萬方人從保安來言鍊者曰
新順使其指揮鎧齎金爲嚴世蕃壽世蕃私鎧曰沈
鍊狂子無忌欲以吾父爲戮若藉手楊公有所得志
以報吾父楊公之仇吾不知其尊矣會虜入大同左
右衛攻破破胡堡殺張遊擊將軍順見爲失事當坐
縱吏士掩殺視前都御史有加鍊復爲書譏順視前
書有加且賦詩及樂府二譏順而爲文祭張將軍曰
嗚呼哀哉維天有柱維地有維柱天維地忠義其誰
奸臣執柄紀綱大虧虜寇陵負若欺小兒三軍望風
不戰自疲外通賊賂内結權私社稷之計蕩於霜枝

割人爲虜奪虜自資報功欺主曾無媿辭將軍初來
意氣恢恢言念國恩流涕滿腮口諭三軍執梃持椎
此行竭力有去無回攘臂渡河奮呼登岸手刃良多
殺傷過半力窮勢屈精靈不散天發雷震來斥虜患
亦有官軍屯聚若雲按兵不動誰爲救焚我亦有生
汝亦有死何其忍心覥而無泚張公雖死神氣長生
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行誅
汝骨亦碎先死爲榮後死爲辱死辱生榮其辯如燭
汝不自力欺君誤國荼毒生靈爲鬼爲蜮不輯其徒
不恭其職所過騷然大爲淫慝張公有靈誅此逆賊

逆賊不誅伊何爲德順益與楷謀搆鍊已所出復馳
指揮鎧與世蕃內計世蕃日令虜數入邊天子怒居
民姦宄勾虜者即雜坐鍊已白矣居頃之關中民閻
浩張僧爲妖書李金牛講說白蓮教黨與至百餘人
亦時時陰搆虜泄內情鎧捕得之順喜曰是有以報
相君矣密令鎧逼其黨楊胤夔者爲飲章羅捕鍊鍊
妻與子皆收拷鍊三子長子襄以還渊中視家不得
捕其二子袞褒先後拷掠而褒死矣順楷治鍊爰書
坐失官怨望謗訕朝政推測國運收聚四方門徒楊
胤夔輩百餘人與李金牛尊鍊爲眞天約應虜內叛

浩僧妖書皆自鍊房內搜得出鍊教鍊與浩僧胤夔
論死無異而移檄監司妖書者不宜存恐他姦宄得
復習宜以畀丙丁監司官取其妖書及鍊所爲詩樂
府先後貽都御史書雜燒之以絕其廟殺狀書既奏
兵部尚書許論諛嵩取中旨竟殺鍊籍其家而任順
一子國子生楷候遷五品卿寺順怏怏曰相君薄我
賞猶不足乎從渊中逮襄搒折襄指與袞長繫獄中
順楷則時時問獄卒二子眠食狀獄卒知其意痛苦
之一日刻期夜分上病狀會虜大入應州順復不戰
掩死如前日給事吳時來劾奏順楷欺罔壞邊上怒

捕逮之日稍暮兩道官下視獄呼襄奏語卒曰寬之卒告襄奏害公父者鋃鐺檻車矣遂得脫順楷之逮也法司當順楷不設備爲賊所陷論斬順楷奏事不實輸作徒而嵩父子解之順免謫戍楷降雜職邊方其後世蕃論死西市有塞下人爲國子生者鍊門生也標長旛曰明忠臣沈公鍊之靈持入市以觀世蕃刑世蕃死國子生慟哭曰吾師慰地下矣一市皆泣莊皇帝卽位贈鍊光祿寺少卿壽用給事中魏時亮陳瓚言論楊順路楷死前都御史者許論也襄美而有文以貢資官知府

郎曰嘉靖之世北虜南倭並爲國患曾銑楊允繩沈鍊三公或當任或在旁觀其心膽並壯忠憤並切而皆不得全其軀患在嫉惡過當而幾事之不密也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夫柔剛微彰以望萬夫蓋君子哉

名山藏卷之

臣林記 嘉靖臣七

晉江何喬遠 譔

張岳　翁萬達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綸知萍鄉縣父慎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鎮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僦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

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璁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岳頡頏不爲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授官爲行人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方於内閣庶關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時杖死者七人上命不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肅帝登極盡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及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合益讀書其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辯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無奈墨守耳岳歸舍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爲道心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輙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璁相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

是也强從其奏奏巳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
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
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
何以復上岳曰請題主曰皇初祖堂堂王祭天子穆
穆而蒞之誠其祖也千百世而上可假而至也非其
祖也實之大謬時躍然喜明日會相璁頗微詞以觀
其俯仰璁曰何變前說也時曰曹有郎云云偉辨可
聽也璁竟以初議上上內批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
相璁大駭問昨曹中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岳以館
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相璁

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輙取年少有文者亦亡論其不
廩即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岳謂國家羅士科目
矣貢士所以爲均於陋州僻縣令其觀光上國第簡
衰謬甚者便足稱明詔邊遠山谷士襍夷風縣久不
科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別於夷風所以漸變
之也紲不如璁指視學栁州栁州軍五百餘號跳城
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
關學使者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名五百人入曰
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岳曰吾與爾糧
送爾軍門聽調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

歸營居一日名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既幸得糧皆不願往岳廉其中有十八人驁而首亂詭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閲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寘之法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璁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落職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廵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笑曰是嘗兩爲提學願庭參哉御史還省岳上謁執屬吏禮而御史當朝揖怒一典史良久若將鞭者郡太守爲跽解諸屬以太守故爲典史跪岳獨傍立御史顧曰提舉謂典史無罪吾鞭非耶何得無一言岳曰典史短長太守知之提舉不與民事敢以所不知嘗試大人前哉御史不懌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遣防夫持牌往曰亟呼張提舉署南海遲一刻死矣防夫急而見岳不遜岳取牌讀之提還防夫防夫突起上堂訴岳岳杖防夫防夫破御史牌以復御史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也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也耶岳曰提舉杖一防夫便稱罪御史重矣天子提舉防夫得僾之

謂天子輕耶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相璁意岳不附璁非獨任官理而巳雖衣冠亦示意上令璁爲士大夫燕冠璁倣古緇布爲之上名曰忠靜岳以制出璁不冠也獨遮陽帽曳撒鸞帶如國初制廉邊交南吏往時皆竊苟歲而巳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岸民盜珠者難治岳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盜珠堂上無

事坐讀書與諸生刪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十五年上審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篡臣莫登庸者遣使勘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黎氏窮竄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弒之自立其名曰賊今將以賊爲辭加登庸兵乎萬里興師爲夷發憤非急也若但以不入貢而巳登庸言邊吏求貢請封矣黎未即亡按納其賊又非義得爲遐方絕域亡益中國請令自爲聲教棄之撫按莫敢鬬朝廷遣使至梧州議入矣岳謂上初使勘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篡黎今固無勘而可知使往苟受謾詞歸其辱在我我不受將必

究黎氏存亡登庸且懼爲亂得毋欲弭兵反開之乎
岳愚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
理丞謫爲欽州守請自効行間岳書爭之曰欽州非
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難疏
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
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
納地貶號匍伏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勾上處分乃不
褻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岳曰岳能檄之會兵部
尚書毛伯温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
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岳伯温至

岳告伯温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
進取方略具此連與伯温語數日伯温曰交事屬子
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持毋征來輸情
於岳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命其諸酋顧
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人言伯温要我
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岳遷爲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參
政伯温奏乞還岳廣東專守欽廉登庸來覘向廉州
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闕稽首而獻地奏
上罷安南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岳陞俸一
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

功顯矣是爲嘉靖二十年北虜入邊邊帥被逮南北
科道交章薦岳伯温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於粤
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
御史撫治鄖陽旣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
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民一
錢如針刺體血相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
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梛耶縣百金足矣上賜
相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
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
嵩書曰閣侈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奐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咎也乃
反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稍大其眼孔岳答曰
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已定公毋
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
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
權貴檄州縣吏非名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
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
毋得如往時自乞冐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
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
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等寨

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名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名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閒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筸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最後設總督以才望大臣當苗事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此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或謂張公勞兵間久矣方入朝且休之世蕃固外才岳而相階遺岳書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宜不知避亦豈智也岳言備員大臣義當效死既至與諸監司孰計皆言如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卽欲戍戍兵少卽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

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
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
中大震動上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
事名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者使酒人也而急公
輕財奏爲鎮筸叅將銅仁事悉屬之謂總兵沈希儀
老將也使爲提督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
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酋五十三人巢砦窖藏發
毁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
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幷誅嗾許保黑
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

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冉玄
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
幕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
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逮治也徐
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經歐陽
必進侍郎張時徹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寛
之海内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
貰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
言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逮死無
所恨以論城陷則於法不同嵩曰何者經曰陷與捦

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廵司苗入即去此搶城也搶城兩廣時有之兩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太守不及詰賊不辨執之而隨縱之矣病死悸死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且府印在其故謂異陷城相公第問賊今暴與戢否耳遂言曰相公熟計即張總督一去孰代者嵩曰公言婉而辯徐階復言嵩總督用兵兵敗則其責若以守城池孰與其撫鎭近且切哉此聽嵩言外傳張經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沓至

岳曰死即死耳自古刀鋸鼎鑊皆士君子致命遂志之地豈聞迂徑求免者既上開封乃不逮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相嵩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善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使者且令三省廵按御史具覈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訐其事請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爲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先是李默

以吏部侍郎掌部事及繼爲尚書先後推岳爲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詡會推九卿俸後而亡敢有請名岳者或語岳苗黨安可絶嚴氏父子在公不內徙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張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捕黑苗應上旨而已是時黑苗懲許保之擒匿竄益深徙伏無定而萬鏜爲吏部尚書雅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黑苗可毋捕而罷也麻陽鏜并州公念鏜昔日勞則徧告三省守臣與巡按當其地者善爲奏既又因徐階以請而岳但遵上旨擒黑苗而已責石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岳行金嵩所結嵩歡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斂它毋毫髮動黑苗報至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爲兵部侍郎言宜名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報岳曰力請公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據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卽不能自事宰相兒無內徙意

其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蒼頭第取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床薦席皆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其初開府沅州沅人大慮恇擾及後不取沅人一物喪出沅人迎哭不絶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并叙鏜先撫之勞嵩擬旨復岳官予䘏典贈太子少保予謚而鏜得廕子焉蓋當嘉靖之朝上雖英明獨斷而相嵩父子竊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書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上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定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辯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翁萬達字仁夫其先莆人徙揭陽父曰長公有俠氣信義著于鄉萬達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畿輔饑出賑有法畿輔民頌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執而鞭之世宗欲征安南纂臣莫登庸使咸寧侯鸞軍擢萬達廣西按察添註征南副使莫登庸旣聞討

罪之師大言夷中曰中國土官弒逆數十年無能正法獨問我哉萬達見都御史蔡經而說之曰明詔討莫登庸孤軍深入此難得志聞莫登庸又大言彼中我不能正土官之弒逆又安問彼今憑祥州土舍李寰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猺皆先後負固爲不利有懼罪之心而登庸又爲如此大言若相約爲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夫惟先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耳蔡經曰惟公之所爲憑祥州土舍李寰廢殺其土官珍萬達出語以激土舍泰泰不任受誣則殺寰思

恩府久設流官土目回以復土爲名鼓煽九司夷亂萬達則計擒回招還九司龍州土舍楷殺其當立子寶萬達則誘楷杖殺之約立其子楷便死自甘大藤峽猺公丁反萬達則佯捕繫其訟公丁者公丁喜入見萬達萬達坐而擒之凡萬達所以討定諸夷或緩之示不疑或急之使自盡或激而怒之或奬而誘之諸夷皆以平於是征南命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贊咸寧侯軍時萬達已與廉州知府岳益陞爲浙江右參政伯溫益奏留之萬達下令能入安南擒登庸者予百金募士察登庸之所爲闕吏有與安南人往

來交通者磔身籍其家萬達獲得安南人南傑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因歸說登庸納款能兵而安南卒服是爲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毛伯溫以兵部尚書削籍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爲總督萬達下令邊將卒殺降所繇來自今毋得殺殺者抵死論告殺降者賞得一降胡受之如其愛子於是降者皆來告虜情而萬達盡知之萬達平時分邊關爲內外二險當秋防併內外關爲一關毋使備分而力全關游徼卒給以硃油筒離次者傾硃油其處此其爲識猝難滌刮皆盡面縛請決治而卒無敢離次者矣萬達脩邊牆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倣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鍈棒雷飛毋子火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牆內使虜不得風雨至若其山麦川擁來必塞窖塡塹然後乃能及牆而仰攻而固不能飛渡而我可於牆內戍且偵田以居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虜擁衆大入鐵裹門萬達督兵鏖戰虜多被射死客王邦直與參將張鳳先縱

力戰亡虜遁萬達哭而祭邦直文賻歸其喪奏官邦
直子祠祀之邊卒無不感激盡命捷聞上大嘉悅賜
勑褒奬先是大同宗室充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
芻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
出邊勾虜者冬上誅充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
如舊復廕一子二十七年上以夏言復套事下諸臣
會議萬達上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
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在
行間三犂虜庭虜既殘破其時我未暇舍黃河衛東
勝則我一時之計有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
遂淪虜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虜亦未取取之可
也乃竟因循晝地自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
計又有所失也先巡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
斯舉而套卒未復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
磧爲墟豈豪賢略于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邪
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
日疎任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育孫孳畜蕃遂
譬之人家成業久矣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
四十萬孰與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
久軍政多偸間諜罕至虜居套内山川之險易途路

之紆宜草木之有無不可必知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不可知之塞以外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聚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嚮導倘失全軍危矣抑我刻日有期裹糧有數而虜遷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犄角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我有數萬衆出塞虜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虜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

舍我所便敵虜所長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固卽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祖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禾黍桑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身養所供迫于刀刃怵于死生尚每每怯退令驅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若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徙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爲期春夏馬瘦此虜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強時我利守春蒐秋守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虜當亦不異馬瘦誠虜弱然坐以待我馬肥

誠虜强則虜能寇矣兵家勝負轉盼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郎三舉三年盡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㕁築之與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擣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邊虜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實有不同擣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人境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又往城諸邊我之近土虜人原不爲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爲家四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居難誠恐布置未定爭穴之虎至矣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自內輸邊又自邊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思言不能用竟以及禍其明年春虜將寇宣府逼居庸關以入萬達念大同總兵周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令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禦虜上立名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虜滴水崖俱戰死虜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虜已入據險與參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冑帥數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適西風大起曳柴車後以數百輛進塵霧四塞虜拔營東走趙國忠前破之于大

滹沱遂分道追擊大敗之是時上已偵知萬達禦虜狀捷聞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喪又明年虜犯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虜入都城下上大怒繫治總督侍郎都御史杖謫之都御史竟死尚書丁汝夔伏誅吏部尚書夏邦謨會推不稱坐奪俸特趣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兼程以四十日至而上心懸虜猶遲之時時舉問大學士嵩嵩第順上旨對曰虜在肘掖諸臣觀望果非不俟駕之義上遂以王邦瑞爲兵部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背君欺慢奪職聽別用時通易昌平三州各設文武大

臣以備三輔乃以萬達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守易州經略紫荆關三十年當考察以終制自陳上責萬達不奮忠効力令革職閒住萬達疏謝疏中有一人字失提頭爲不敬復斥爲民居二年尚書趙錦以諂附咸寧侯譎戍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大凡萬達守邊禦虜一切以奇勝而一本於忠孝誠一之心諸所計畫深遠周至駕馭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命臨陣以身先之而其料敵爲甚審以故虜當之輒失利當上趣召萬達時嵩萬達且至不先記謝嵩嵩密使人諭指又不應嵩故

以觀望對上不爲萬達解嵩子世蕃慮萬達彊乃乘
上怒媒蘖其先後奏疏萬達竟廢憂懼死隆慶初追
諡襄毅言者稱嘉靖中年以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
言中肯綮萬達一人而已霍尚守翁襄敏安邊記序
曰葉化甫爲予言邊闗重
臣往往擁兵自衛諜報虜至惟武弁赴敵勝輒攘功
敗輒掩罪甚且縱虜出入掩敗爲功上下相遁魯有
躬出禦虜介而先驅若襄敏者耶余觀公安邊之術
大都有十選將較撫士卒固險要飭守備廣庤蓄明
賞罰嚴詰邊謹偵諜獎豪俊急救援經畫布置
詳密周悉豈非折衝之宏謨保障之長策哉
郎曰宣大總督設自嘉靖二十年以前其時尚有督
餉贊畫等官佐之後皆罷設萬達在官並無藩臬郡
縣可與發謀在左右者獨候人介胄一二吏胥供謄

寫而已諸屑琑碎旁午煎迫萬達皆精神及之嘗
欲舉知名士二人爲贊畫度上意又不敢二人者其
一爲程[redacted]其一唐順之順之夫人皆知之萬達言[redacted]
談說時事如倒囊出物心靈敏健遇事一思便徹終
始家居束脩無少瑕玷論者以方郭泰徐穉云

劉天和　李遂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曰梦從高帝起兵官同
知賜田麻城遂徙焉曾祖訓仕參政祖仲軻令崇德
父璲令豐城訓年少時有偷兒夜入其家既得之矣
火而視之而知其人與之金誡之治生終身不言其

人姓名天和自少從父豐城以是得師事楊廉聞其學父死坐累訟繫得理一出以白衣領鄉書有邑令於天和有世好天和不與通令强求之天和自山中讀書還方圖見令令先之殺鷄沽酒以延令令具語治縣狀天和爲判斷其可否令大服饋之金不受令曰劉君以我世好故少之乎倍贈之其不受如初正德三年舉進士夫人舉進士則皆喜而天和慼慼若不能監立思之終夜不能寐夫人舉進士洋洋飾僕馬衣服天和墨如也而獨擇交於賢人君子劉瑾奇天和貌持刺招致之其刺曰宗生天和不往投南禮

部主事瑾誅改御史命巡按陜西鎮守陜西者中官廖堂其嫡虐陜人陜不堪命天和將行語其弟曰朝命使我陜中蓋爲堂也我往必治之我必得罪則製囚衣以行既至坐堂上焦然若有思也弁將周尚文執事御史臺長跪請曰公爲御史貴倨矣御史出持斧得意矣尚文竊竊見公邑焦然若有思者何也天和曰弁也而何知也尚文叩首曰小人知之公生秦民乎而爲廖鎮守乎天和曰皆是矣下堂與尚文語尚文曰廖鎮守舍人多姦狀尚文能得之天和悉縛堂舍人寘之法堂伴謝堂舍人爲姦公誅堂舍人當

會堂奉旨造進貢燒餅於蘭州等處堂請天和同往天和曰蘭故別轄於他御史辭不行堂遂摭奏天和違詔旨天和坐逮捕長安吏民慟哭天和車前後枳不得發壯者至掊梃行求堂欲捶煞之堂斂避良久益陰求刺客圖天和長安吏民豪者張傑王倫數十人嚙臂盟途護之天和所過舍爲周諦其舍有無姦匿所止同臥起食爲先嘗之至下錦衣良久吏部尚書楊一清等爲請乃付法司擬違制不應罪贖杖還職内批特降金壇丞塒同逮繫者巡按御史雲南張璞巡按陜西御史王廷相璞已死獄中刑部主事孫繼芳奏言刑罰不中災沴所繇間者御史璞御史天和御史廷相皆以觸忤權右爲坐搆陛下赫斯弁下詔獄璞沒獄中不可作巳天和等法司擬罪巳過陛下猶有餘怒焉調之外任臣恐繼今巡按務爲軟媚民之罹害靡所控訴不報天和爲丞治丞官甚謹亡何轉爲知縣縣頌天和治一口稍遷蘇州同知孝豐賊作亂累歲不能平都御史張津承命往討津舉天和贊其軍賊聞風降陞湖州知府縣有高士天和下車禮之問所以治湖桂蕚爲其屬令素迂戇天和禮蕚視他令有加曰公輔器也當朝覲治行最嘉靖初

陞山西提學副使尋改陝西一再陞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軍餉楊一清薦爲巡撫久之以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則巡行山谷中召父老問所疾苦除罷之臨洮令取里甲炭一筐天和廉知令解綬去則一平洮岷番族一平胡店賊一平漢中賊俱有功以母憂去廬于墓側上念天和功賜母祭葬十三年河南徙徐濟間不可漕起天和以原官治之天和疏汴自朱仙鎮至沛疏東郡七十二泉自鳧尼至南旺役民二萬費戶部金錢不至二萬功成陞工部侍郎遂以兵部侍郎拒虜三邊居四歲前後與虜戰二十七合得虜首數千級先是天和諜知虜將大入集諸將以所賜金爲牛酒饗士出二劒陳堂皇指左劒曰將不用命者狥此右劒曰卒不用命者狥此及期虜果入邊帥醉不備虜登陴天和聞之夜馳八十里至花馬池乃引而西天和召醉帥立斬之與延綏將周尚文寧夏將任傑固靖將魏時追擊虜大破之是爲黑水口之捷天子即軍中加天和太子太保尋以南京戶部尚書召入爲兵部尚書時虜報逼都下上固使天和治兵無所中制而中貴人大將軍等輩內畏天和恐督過所朘削上所幸方士陶文仲楚人也聞天

和至使使持謁出都三舍迎謁綴戚天和展謁曰吾與而主不戚而主誤逐謁不荅文仲慚於是時閒天和於上竟乞歸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才而廉所居官必有獨創自製治河道有手製乘沙量水等器治邊則造獨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鎗後來多遵用之每當出兵不先士卒食有賜金頒吏士之勞者毋死不得親含殮其老婢周旋母奔喪歸出老婢抠前號泣拜之丞金壇時幕佐才甚重之幕遷江西時王守仁在江西天和寓書薦幕守仁竟得幕佐力以平宸濠亂又嘗才一小吏小吏饒八也不敢貽天和金帛而餽之陶選驚曰此尚方物耶麾之又名逐而碎之其恐其轉以餽諸子時人謂天和凝眸轉瞬含氣風雲艴哂唯諾騰精涇渭乃其砥節勵行又不麾塵事功間矣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唐中山王後大順光化間有隴西公崇者父子登進士相繼爲豫州刺史因家焉曾祖瓛仕兵備副使瓛爲御史時斥發巨鐺喜寧兵備松潘制董卜韓胡夷不敢爲變有聲英憲間遂自爲弟子員從歐陽德聞學嘉靖五年第進士授行人朝參之外閉户讀書究心當世凡所與游盡一時賢傑

繇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捕送强盗十三人遂疑焉鞫眞盜一人而巳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大獄謫戍甚衆皆莫敢請遂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患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逆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僚友盧蕙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卽與蕙夜扣門以請廷相矍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巳改祠祭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時尚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遂遂酌損古今無弗稱上旨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促禮官立奏覆遂適在朝摅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愆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南京虛位爾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上下詔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快之始言善遂旣數見遂據經執諍固銜之給事中曾抃者適有以駁論忤言謂遂與抃善意遂主之未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愼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言

劾遂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遂在衢一用風化爲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爲郎時處州饑流民以採礦爲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遂取保甲中驍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略擒斬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聞中夜焚寨去時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巳火起其下皆促遂出遂堅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巳果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饑民不爲患苦足矣遣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無何章聖皇后梓宮南祔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檄衢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遂承檄晏然具書上官策梓宮必不繇浙者三諸司抵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議不變巳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郡騷然惟衢按堵乃大服遂郡廳有甃塚相傳爲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曰郡廳也而丘壠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殁於此發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邴所樹者又周王廟多靈應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爲孝子也易廟額曰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冲魏矼翁蒙爲四賢祠

以屬民望一日衢山谷民聞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訴皆曰自使君下車里閈無擾豪橫改行民輩巳老見守衢未有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時王慎中稍遷至河南參政矣過遂遂迎謂曰子雖貴也不如我折腰顧循吏傳無子矣銓曹考遂治行第一陞蘇松兵備副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次擢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鳥銃連弩各數百具軍政井然肆名赴闕爲僉都御史專督

薊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輙用新銜請符驗關防且聞旨久而後至黜爲民家居與鄒守益聶豹魏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輩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靖三十四年勅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攘才略合詞薦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梗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閒三創倭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牽輓恊濟意外重科率爲民困遂至革軍餉大戶幾千家減排門鄉兵

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城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至不敢犯居一年諜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閱武狼山即麾兵將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宜趨如臯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衆遲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復謂諸將曰賊越如臯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最要繇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

而東計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守黃橋諸路身當泰州衝劉景韶崇陽人嘉靖[illegible]戌進士授潮陽令歷貴州按察僉事提兵備苗會諸苗方搆難播州患苦或謂撫之便或謂殄之便久持不決景韶曰撫示弱殄戮無辜書稱分背三苗此其時乎姑從中喻以禍福而分背之使蜀者附蜀黔者附黔羣議遂定擢撫苗參議計擒其尤黠者餘孽望風解散陞按察副使防倭江淮佐李遂治兵躬擐甲冑者九十餘日生禽百斬首三千焚溺稱之鹵獲夷器輜重以萬計捷聞增歲俸二級尋陞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久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諸郡時賊衆盈萬總兵鄧城故稱名將一戰敗衂將士氣奪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於是皆稍稍勝賊適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沐籲禱頃刻風回縱火斫營斬酋首一人賊挫阻遂

從富安沿海堤東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令景韶陞尾其後晝逼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期致賊廟灣而其時他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授以策晝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計遂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且遂己陣於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橫截賊陣令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果奔廟灣爲巢殊堅遂按行指示具畚牐積土平塹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擊之賊窘遂殲絕之方休士計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

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場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鍋團劉家莊自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漴遂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脫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遂計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謾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爲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於利不告潛往獲其島主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奇諸燔溺無筭遷南京兵部侍郎是爲嘉靖三十九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倭警故

議選練營軍益以四方趫健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戸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而督儲侍郎黄懋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名入爲戸部代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懋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踰垣避之什不能興諸軍就撲殺之懸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脅鏊鏊辭張無計遂聞變急奪馬而行騶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

平倭李公競前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怒黄侍郎不有朝廷耶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曰馬首是從乃請鏊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今日之事遂所目見督儲公踰垣斃不關諸軍諸軍第不當殘辱之耳卽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皆稍退還之酣酗復入挺刃而譟遂復直前叱之曰我萬方爲爾等謀生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皆曰非敢犯公也求賞而已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希賞耶復妻糧月糧故卽可耳必索賞卽殺我因處置散遣

之事聞上疑部臣不能安弭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
捕首惡而已然奏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人自疑訛
言洗營陰相約亡命入海遂與鏊謀曰昔元魏時禁
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高歡遂散家財結
客因以啓飛揚跋扈之心今雖從宜撫處首惡未誅
衆情恟恟如必俟奏報處分明旨朝臨兵情夕變矣
因稱疾杜門密名軍候入寢密諭之且諭且叩首皆
感激願効於是參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
自馳書內閣本兵請亟以聞既發書乃告鏊鏊亦與
遂協謀先期給寧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預為榜文

捕魁則已景丑而捕景寅而収尋張榜慰諭諸軍帳
然已兵部以遂所言聞上上復用輕比坐首惡三人
而已而令鏊致仕鏊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鏊非
遂莫可奪虜入犯御札問遂名尋名入為兵部右侍
郎協理京營戎政改户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
亂之日當事之人被上譴責已輩獨輕比益驕恣往
往射矢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為怪刑科
左給事中魏元吉論東莅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
訟官率見詘下塲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
寇少息請散隸諸軍各衛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

之人則更張雖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上切責東姑息陞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設在江北營三千人皆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戸欽謂幫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怒懸欽旗竿東聞遣人撫諭許幫丁如故乃得釋南京科道官上其事因劾東宜罷且請擇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葢指遂上既治諸首事軍人遂別調東陞遂南京兵部尚書是

爲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罷營再變非重遂事權不可奉旨撰勅如議而嚴世蕃刪損之遂無權矣乃囊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誡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寬仁不卽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既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歛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爲標兵狙詐獰悍悉在肘腋而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繃頭妄說妖法

營兵王漢馬元等因而率衆禮拜復倡洗營訛言相誘遂密獲繡頭分捕兇黨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己身存亡妖妄可知衆心回向遂更斟酌營規申嚴什伍互書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揚時而特重曉散夜聚譟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時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護陵軍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死亡者勿復補冀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計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遂爲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於屬文尤長奏章唐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情爲一時獨步兵部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豪傑之才子栻材皆舉進士栻仕至參政材仕至僉都御史以講學名